

027230

世界主宰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世界主宰

〔苏联〕别里亚耶夫著

王昌茂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世界主宰

〔苏联〕别里亚耶夫著

王昌茂译

世界主宰

〔苏联〕别里亚耶夫著

王昌茂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8125印张 172.9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10173·296 定价：0.65元

福建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世界主宰》的作者亚历山大·别里亚耶夫是苏联最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之一，在世界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外国有人称他是可与凡尔纳、威尔斯媲美的科幻小说大师，似也并非溢美之词。

别里亚耶夫生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四十一岁时才发表了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达乌艾里教授的头》，可谓大器晚成；但到一九四二年病逝为止这短短十几年中，他却写下了多达几百万字的十七部长篇科幻作品和几十部中短篇科幻小说。

长篇科幻小说《世界主宰》是别里亚耶夫的早期作品，一九二九年问世，由苏联当时的“红色报纸”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至今虽已时隔半个世纪之久，但读来仍觉得作者思路开阔，文中不乏见解独到，颇能给人以启发。

我国研究家认为，别里亚耶夫的科幻著作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他憧憬人类不仅能够改造自然，而且能够改造自身，战胜死亡，生活得更美好；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丑恶现象进行犀利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特色在《世界主宰》中也有生动的、感人至深的表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通过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描述，说明了同一科学发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必然会产生不同社会影响的道理。

在故事结尾中，作为邪恶势力代表的施基涅不是被进步力量所击败，而是出于他的主观愿望自己退出了斗争舞台，这是我作为读者稍感不足的。

我翻译时依据的版本是：《别里亚耶夫科幻作品选集》，苏联共青团中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我的中俄文水平均有限，翻译科幻小说更是初学，译文中不符“信达雅”标准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和翻译界先达不吝指正，以图日后的改进和提高。

王昌茂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1. 候补拿破仑..... (1)
2. 火车轮下..... (10)
3. 两份遗嘱..... (16)
4. 幸福的未婚妻..... (21)
5. 错综复杂的事..... (27)
6. 官司..... (29)
7. 失踪的继承人..... (34)
8. 玻璃房子..... (38)
9. 加薪百分之五十..... (44)
10. 《带着破瓦罐的姑娘》..... (49)
11. 未举行的蜜月旅行..... (56)
12. 傍晚六点钟..... (64)

第二部

1. 交易所的慌乱..... (73)
2. 最强者胜..... (79)
3. 白色别墅..... (84)
4. 大规模的精神病..... (93)
5. 社会救援委员会..... (101)

6. 未遂的谋杀..... (108)
7. 《特里尔比》..... (119)
8. 惊慌地带..... (124)
9. “友好的援助”..... (132)
10. 寻觅同样的武器..... (141)
11. 莫斯科的发明家..... (150)
12. 无声的战争..... (159)
13. “极有意思的夜晚”..... (171)
14. 赌博结束了..... (189)
15. 在打碎的鱼缸旁..... (196)

第三部

1. 海滨小房..... (207)
2. 捕狮的猎人..... (213)
3. 施基涅和施戴恩..... (221)
4. 圣·桑斯的《天鹅曲》..... (230)
5. 被驯服的..... (234)

第一部

1. 候补拿破仑

“别往我衣服上溅水啊，施基涅！您可真不会划船。”

“那当然！女人划船都有个习惯，要穿那种水点一溅上去就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的衣服。”

“这句俏皮话您是从杰罗姆^①的中篇小说《扁舟三人》里引来的吧？”

“您真博学多识，小姐。杰罗姆先于我观察到这一点，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实情终归是实情，哪怕他们的扁舟上甚至不是四人，而是五人呢。”

“我们可只有四个人嘛！”艾玛·费特坐在位子上应声说。

“漂亮的、金色卷发的洋娃娃啊，”施基涅答道，“杰罗姆船上的第四名乘客是一条狗，而我们船上的第一名乘客

^①杰罗姆——英国资产阶级幽默作家（1859—1927），《扁舟三人》是他1889年的成名作。——译注。

则是我的法利克……”

“为什么是第一名呢？”

“因为它是个天才。法利克！把手帕交给费特小姐，——你瞧，她的手帕掉啦。”

法利克是条漂亮的白色长毛猎犬，它灵巧地一跳，把手帕叼了过来。

大家都笑了。

“你们瞧！”施基涅洋洋得意地说，“格柳科小姐，您嫁给我吧！咱们办一个流动驯犬杂技团。我戴上丑角的棕黄色假发，表演高超的驯犬技艺，您呢，就坐在票房里。您设想一下这田园诗般的闲逸生活吧：观众潮水般向我们涌来，狗们在舞蹈，票房里的金钱在叮当作响……散场以后，咱们同最美好、最忠实的四足朋友一起开怀痛饮。太好啦！这比在卡尔·高里勃那里工作要愉快多啦。”

“感谢您，但是我不喜欢流浪生活。”

“是啊……凭着您的资本，我对您来说是太微不足道的对象了吧？”

“我的资本？……”艾丽扎·格柳科不解地问。

“您为什么奇怪呢？您是故意做作，仿佛不了解自己拥有的资本啊。您那替善①画的爱神一般的美发……这是自然的颜色吧？不要装做生气的样子嘛，我知道是自然的颜色。替善笔下的女人，您如果知道就好了，是用一种特殊的化合物染发的——有个地方还保存有这种化合物的配方哩。您瞧这个事。使替善的画笔得到灵感的第一流美女以人工方法创造出的那种东西，慷慨的大自然不用提出配方就赐予您了

①替善——意大利伟大画家，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代表人物（1477—1576）。——译注。

……您那象深邃的苍穹一样碧蓝的眸子！它们当然也不是人工染色的吧……”

“不要说了……”

“您的牙齿——就是一串珍珠项链……”

“然后就应该描写珊瑚般的双唇了吧，对吗？可以认为，您并不是无聊的银行家的秘书，而是一位珠宝公司的推销员。对于这些令人厌恶的恭维话，我是可以给您酬劳的！不过，您的长脸，您的长鼻子，您的长发，您的长手，当然都是真的喽？……”

“什么都是圆的更合您的心意吗？象奥托·查乌尔这么一张圆乎乎的脸，圆乎乎的眼睛，过上十年也许还有一笔圆乎乎可观的款子……”

“您讲得庸俗了，”艾丽扎·格柳科话音中流露不满地说。

“请不要数别人衣袋里的款子吧，”银行家高里勃的法律顾问查乌尔说。施基涅同艾丽扎谈话时，查乌尔很不快，他只是默默地用双桨划着在夕阳照耀下变得一片绯红的水面。

施基涅感到自己的俏皮话的确说得过分，于是比较正经地说道：

“请原谅，我并不想得罪谁。我只是想说，爱情中如同一切事情中一样，也存在着生存斗争的法则；最强者胜。雄鹿之间进行殊死的角斗，四条腿的雌鹿要被胜者所得。在我们的社会里谁最强呢？是拥有资本的人最强。”

“请您设想一下，小姐，”施基涅对艾丽扎说，“我突然之间变得象克雷兹^①那样富有，不，更富有，象尊敬的老

^①克雷兹——吕底亚的皇帝（纪元前约560—546年），据古希腊传说，他拥有无数财富。——译注。

板卡尔·高里勃一样，到那时，我的脸孔在某位女人的眼中大概就不会显得那么长了吧？”

“要显得更长！”艾丽扎笑着回答。

“咳！”施基涅不满地说，“这是因为您拥有美貌的资本，在高里勃那样的人中间也可以自由选择称心如意的佳偶。然而我们，微不足道的什么秘书之流，虽然站在宴会桌旁，却只能收拾残羹剩饭，看着别人尽情享受人间美肴而只能把口水咽到肚里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的话多么难听啊，施基涅！”费特说道。

“请原谅，我非常注意自己的用词……诚实，”施基涅接着说。“这就是站在我们头上的那些人加以利用的一个缺陷。海涅^①有一次曾经说过：‘当周围都是诚实人，只有我一人是痞棍时，诚实是美好的东西’。但是因为周围全都是痞棍，这当然不是说在场各位，那么为了获得幸福，”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望艾丽扎·格柳科^②，“就显然应该变成一个超级痞棍，使别的痞棍同他相比都显得颇具美德。”

“施基涅，您今天为女士们排遣解闷可有点不成功啊，”奥托·查乌尔又插话说，“您的玩笑话都带上过于阴沉的色调了……”

“啊？”施基涅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突然将头垂下，闭口不语了。他的脸孔变得象老人一样，双眉中间有一道深深的皱褶。他陷入深思之中，似乎在解决什么难题。法利克把一只爪子搭在他的膝头上，注意看着他的脸孔。

施基涅手中的船桨一动不动，在落日光线照射下象血液一样鲜红的涓涓流水不停地从桨上滑过。

①海涅——德国伟大诗人和政论家（1797—1856）。——译注。

②“格柳科”在德文中意为“幸福”。——原注。

艾丽扎·格柳科望着施基涅那马上变得苍老的面孔，突然浑身一抖，仿佛求援似地将目光转向查乌尔。

突然，施基涅用桨往水面上一击，把桨扔开，纵身大笑起来。

“您听我说，艾丽扎小姐。假如我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人，那会怎么样呢？假如对我的一句话，一个手势，所有的人都象法利克那样绝对服从，那会怎么样呢？……法利克！回来！”施基涅喊了一声，同时把手杖扔到水里。法利克箭似地扑向船舷之外。“就这样！假如我成为世界的主宰呢？”

“您知道吗，施基涅，”艾丽扎说道，“您的脸孔是年轻的，但却极其不时兴了。这样的脸孔可以在家庭相册里见到。关于这种脸孔，人们通常这样说：‘这就是青年时代的爷爷’。不，当拿破仑您可是根本不中用啊！不过，您也许能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小拿破仑。”

“啊，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使您失去皇冠、宫殿、黄金马车、钻石项练，以及您所有的宫廷侍卫和女官。我要使您失去我的恩宠。您还要知道，我根本不爱您。不要以为我打算象中世纪骑士那样，只是为了赢得您的爱情和心灵而去建立功勋。根本不是的！对我来说，您只是我取得成就的一个尺度。只是第一个赌注，如此而已！”

“那好吧！而目前您不好使劲划划桨吗？该回家啦。”

施基涅把湿淋淋的法利克拖到船里，它抖擞了一下，溅了大家一身水。格柳科和费特叫起来。

“你们那怕水的衣服算是完了，”施基涅一边用力划桨一边挖苦道。

小船迅速顺流而下。太阳已经落在树林后面。河的上游

闪烁着熔化的黄金般的光芒，小船周围是一片蓝色的阴影。潮气袭来，艾玛把一条松软的围巾披到肩上。大家沉默下来。镜子似的河面一动不动。间或有小鱼的鳞光一闪，划破平静的水面。

“我真不知道您竟然还是这样功名心切，施基涅，”查乌尔打破沉默说，“那么请问，您为什么要抛弃学术上的前途，转到高里勃的小职员行列中呢？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您在研究人的大脑方面是相当有成就的，我在报上还看到过几篇关于您的成功实验的评介呢……您当时所担心的那门新兴学科叫什么来着？是叫反射学吗？”

“对这门学科，我的概念很模糊，”艾丽扎说。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施基涅说了起来，他的语气仿佛是在选举场合发表讲演，“反射学是研究人以及所有生物受到外部世界作用时产生的回答性反应，说明生物对周围环境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懂吗？”

“根本不懂，”艾玛答道。

“我尽可能简单地说明一下。反射就是兴奋通过中枢神经即大脑从一点向另一点的神经传导。每一个通过感官来自外部的作用，经过中枢神经反射的方式，都要引起这种或那种器官的活动，换句话说，就是都要引起反应。一个孩子把手伸到火边，火烫手。火对皮肤的这种作用由神经传递给大脑，大脑则对手做出回答性反应，孩子于是把手缩了回来。在孩子身上，火的概念是同疼痛的概念相联的。于是，孩子一看到火就马上害怕地把手缩回。这就是我们按科学说法称之为条件反射的现象……我再举一个复杂些的例子。您喂狗，而每当它吃食的时候你都吹笛子。它听着音乐吃食，吃食的时候，狗分泌出大量唾液。经过一段时间，在狗的意识

中，吹笛子已同美味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时您只要一吹笛子，它就大量分泌唾液。条件反射！……请想一想，人的最‘神圣’的感情，诸如天职、忠诚、义务、诚实，以及康德①那著名的‘无上命令’之类，都同狗分泌唾液一样是完全同一性质的条件反射嘛！产生这类反射的过程要复杂些，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因为有了这种科学的阐述，我认为，所有这些高尚的美德都不能使我产生特殊的崇敬……因此我有时觉得，分泌这种美德的唾液对某些人是有益处的，某些人在吹着宗教、道义、天职、诚实的笛子，而我们这些蠢人则在淌口水。不是到了抛弃这些破烂货，停止跟着旧道义的笛声跳舞的时候了吗？……”

查乌尔想改变话题，于是又向施基涅提出他为什么放弃学术进取的问题。

“尊敬的查乌尔，我放弃学术上的进取是因为，”施基涅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回答说，“我解剖过大约一千个人脑，然而却根本没有从中找到智慧。于是我想，当人脑被煎烤得香喷喷的，摆在我们善良老板餐桌上的时候再同它们打交道，那要愉快得多。”

“您又说起这种令人讨厌的话来了！”施基涅听到费特在身后说。

“万分对不起！不过请相信，我们的高里勃是不吃人的。这不过是个譬喻罢了，哈哈！例如我就感觉到，明天早晨他将要把焦普菲尔的银行吃掉……我只不过想说，中世纪的统治者们拥有的美肴佳酿堆积如山时，他们来研究科学是很好的。而现在呢……我和查乌尔只不过是银行家的小职

①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1724—1804），所谓“批判哲学”的始祖。——译注。

员，你们两位，最漂亮的小姐，是他的打字员和速记员，却比最好的学科中的年轻博士挣的钱还多。你们瞧，我是坦率的。认为当前的蝇头小利比未来的大量财富更好的人，并非我是头一个，也并非我是最末一个啊。不过，谁知道呢？学校早就教过我们，说直线是两点间的最短距离。然而现实世界里却没有直线……停！咱们到啦。现在呢，”他对艾玛·费特说，“请把手伸给我，让我送您到车站吧……”

施基涅和费特先走了。查乌尔交完小船租金，同艾丽扎挽着手缓步向火车站走去。

天黑了。空中布满星星。路上寂无一人。

“您看，星光闪烁不定，大概是要下雨了吧……”查乌尔说。

“是啊，不过咱们能赶得回去，”艾丽扎回答道。

“您今天玩得满意吗，艾丽扎？”

“您这样称呼我，不是太亲昵了吗？”艾丽扎微笑着说。她不容查乌尔讲话就接着说道：“不用辩解。如果不是施基涅这个讨厌的饶舌家伙，我是会满意的。真有这种无聊的人！象只喜鹊似的喳喳不休，不让别人说话。而且，多么自命不凡啊！”

“是啊，是个饶舌的家伙……”查乌尔沉思着说，“艾丽扎，我倒想劝您对这个饶舌的家伙谨慎小心一些。”

艾丽扎惊异地看了查乌尔一眼。

“难道我对他不谨慎小心了吗？”

她哈哈笑了一阵，高声说：

“不，奥托，您这不过是嫉妒罢了！不为时尚早吗？我还没有向您做最后的表白嘛。我也可以改变主意的。”

“您是开玩笑，可我的心却碎了……饶舌的家伙！当然是个饶舌的家伙，不过他的头脑是很清楚的。您听见他关于诚实以及关于直线的那些说法了吗？这是一种危险的哲学。我真的怕他，为了您和我们的高里勃而怕他……这个饶舌的家伙不是言者无心啊。他的话中隐藏着什么。他打算干什么呢？倘若他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来，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艾丽扎想起施基涅那张在落日的绯红余辉映照下精神集中而突然苍老起来的面庞，她又感到了可怖。她不由地把查乌尔的胳膊挽得更紧。

“他由于逢迎钻营而得到了高里勃的信任！如今，高里勃一步也不放他离开，让他搬到自己家里……每天晚上施基涅都用自己那些训练有素的狗来逗老头子开心……”

“对他应该给以公正的评价，奥托，他的狗可是真了不起啊。”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在动物训练方面，他的狗超过了一切已有的成就。特别是那只法利克。”

“还有他那只黑色的狮子狗，”艾丽扎回忆道，“它会数数，认识所有的字母，不用他开口就能猜出他一切命令的含意。有时我感到可怕……”

“是啊，这只狮子狗可真神。施基涅也许是聪明而有天才的。不过，邪恶的天才却双倍危险。”查乌尔意味深长地看了艾丽扎一眼。

“您不要为我担心，奥托。他的诱惑力对我起不了作用。对我来说，他完全是个无所谓的人。可是今天黄昏我看到他的脸孔之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这个……而且，也许我们对他并不公正呢。这是什么？啊呀！……”

法利克悄无声息地从暗中出现，用牙叼住艾丽扎的衣

边，愉快地吼着往前拖她。

查乌尔对狗生了气，前来赶它。艾丽扎却哈哈大笑起来。

“您好象变得迷信了，奥托。这显然是施基涅派法利克来通知我们，让我们走快点嘛。”

2. 火车轮下

办公室的门开了，银行家卡尔·高里勃在私人秘书留德维格·施基涅的陪同下出现在门口。

清晨的阳光透过整面墙的大玻璃洒满房间，在卡尔·高里勃的金丝眼镜上闪烁着光辉。银行家眯起眼睛，微微一笑。他年约六十岁左右，看着他那双颊红润、白皙而容光焕发的面孔，谁也不会认为他有这么大的年纪。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散发着名贵香皂、高级雪茄和香水的气味。他总是心满意足，精神愉快，富有朝气，在他身上体现着生活上的顺遂。

“昨天郊外之游怎么样啊？”他逐一同格柳科、费特和查乌尔握着手问道。“愉快吗？钓到不少鱼吧？天气很好，对不对？查乌尔，劳您驾把这些电报发出去。交易所的公报收到了没有？今天美元的牌价怎么样？噢……噢……棉花股票呢？上涨吗？太好啦。对焦普菲尔银行的这些期票请您做出拒付证书。我不能再继续宽容了。您今天的神色太好了，费特小姐……而您呢，格柳科小姐，是在幻想什么吧？嘿嘿！”